

張次溪編著

李太白劍峴生傳

張東蓀題

前言

我一向喜歡搜集近代史資料，而革命導師李大釗先生，更是我生平最敬重的一位父執，所以對他的事蹟，我是常常留意搜集的。

李先生逝世至今已二十四年了，關於他的革命事蹟，尙未見到作有系統的紀述，而在革命高潮蓬蓬勃勃的今日，還沒見到李先生的傳記，想也是大家同志們共引爲憾事的吧！這大概是關於這位一代巨人的一切一切，是不容易描寫得像寫真那樣的「唯肖唯妙」，絲毫不走，和搜集他所有材料，像「一網打盡」那樣的細大不捐，所以就沒人慳於下筆的緣故了。我也不能例外，因而遲之又遲，沒敢動筆。

幸而我遇到曾在先生領導下作革命工作的謝質如同學，知道我要寫這本傳記，就很熱誠的幫助我，介紹了李先生的許多同學同鄉同事。其同鄉裏有武向晨李時同學有王岑伯三位，又和以前在天津負責中責任的王德周同志，及北大教授何某鴻教授，都供給我不少資料。尤其是我師章行嚴先生和李先生非常密切，會親述他一九一五年前後少年時代的許多軼聞，補助最大。張崧年先生和他在北大圖書館同事，

受他朝夕薰陶，對他五四運動前後故事，述說的非常真切詳盡，並把他編的每週評論等刊物，借作參考。我更從先父篁溪公日記裏的「李大釗先生殉難記。」和他愛女星華寫的「十六年前的回憶！紀念父親的死……並紀念母親。」賈芝寫的「關於先烈李大釗的故事片斷。」等文章的裏邊，得到許多資料，這本傳記，才更加充實。可是只憑一人的力量和見聞，那麼不實不盡，若干疏漏地方，自然是難免的。

近來各方同志知道我寫這本傳記，紛紛函電催促着早日出書，我爲應此要求，又想借此機會，就正於各方同志，尤其是和李先生的親朋。希望着拋磚引玉，更得到一些補充材料，和糾正意見，準備再作重新增補修改的工作。所以先把這本初稿，倉促之間，不自審慎的印出來，敬求閱者多加指正。

賜教請寄北京市宣武門外爛綬胡同四十九號次溪野錄室

張次溪 一九五一年八月一日

章 序

張生次溪撰李守常先生傳既成，求序於余。以守常爲中國共產黨最初領導人物，余私交雖深，而公誼殊薄，自審未必能得守常之真，因而不敢輕率下筆，遲回久之。顧次溪迫促不已，固辭不獲，姑以所知於守常者，補苴一二，如柳州之傳段太尉逸事也，庶乎其可？

余之知守常也，初不經介紹，亦不聞有人遊揚，余心目中並無此人跡象。一九一四年，余應刊甲寅於日本東京，圖以文字與天下賢豪相接，從郵件中突接論文一首，余讀之，驚其溫文醇懿，神似歐公，察其自署，則赫然李守常也。余既不識其人，朋遊中亦無知者，不獲已，巽言覆之，請其來見。翌日，守常果至，於是在小石川林町一斗室中，吾二人交誼，以士相見之禮意而開始，以迄守常見危致命於北京，五十有四年，從無間斷。兩人政見，初若相合，卒乃相去彌遠，而從不以公害私，始終情同昆季，遞晚尤篤。蓋守常乃一剛毅木訥人也，其生平才不如識，識不如德。在東京，余曾戲問焉，曰：「守常者爲君名乎字乎？」曰：「字耳。」

然則文稿中君何不署名？」君憮然爲問曰：「投文於甲寅，吾何敢與先生同名？」吾因知守常之本名爲大劍，執手繩其過迂，一笑而罷。次溪傳中謂守常入北大後始改名劍，殆誤。

據吾所知，守常初從湯濟武（化龍）孫伯蘭（洪伊）遊，談政臭味，與進步黨相近。及與余交，議論竟與甲寅沆瀣一氣，當時高李齊名，海內號甲寅派，胡適之曾屢道之，高謂號士高一涵也。實則守常之文，紆徐爲妍，卓犖爲傑，彼自有其特長，初不因與余同遊，驟爾豹變。當時吾徒之所標榜，爲樸實說理四字。以謂理之所在，卽性命所在；至所謂理者，固不局限於一時之所見聞，彼此相約，隨時開發，隨地開發。往往一理爲平時之所尸祝，一見爲經，不難立時吐棄，唯恐不及。特吾有一戒約，凡理性之攻守正負，不許徒託空言。其時吾篤信墨子非而易之學說，非之云者，批評一理，以爲不足守之謂；易之云者，新據一理，以代替前所非者之謂。倘已無所易而徒非人，此處士純盜虛聲，應爲吾徒之所鄙視。蓋吾好治墨學，尤好以吾墨學與歐洲名哲諸理聯成一片，黑格爾之辯證法，亦其聯鎖之一端，時吾與守常見面不斷討論此項問題。但吾今日所須忍然自白者，吾以素性疏懶，不

能擺脫社會枷鎖，因之講學與治事打成兩橛；而守常却不然，彼凡持一理，必先覘此理是否合於當時環境，及己是否能實行以爲斷。一九一七年，吾發行甲寅日刊於北京，約守常共事，守常在日刊所寫文章較吾爲多，排日到館辦事亦較吾爲勤。但此刊意在糾正當時政治偏向，與所持學理及所奉主義無涉。未幾，彼此都覺厭倦，因將日刊停止。聞次溪搜集守常遺著，日刊文字亦在內，此種雖不爲守常匠心經營之作，然因以考見袁黎遞嬗時代之政治斷片，亦彌可寶貴。翌年即一九一八年，吾入北京大學講選輯，以教授兼圖書館主任。其所以兼圖書館主任者，無非爲著述參考之便，而以吾縈心於政治之故，雖擁有此好環境，實未能充分利用；以謂約守常來，當遠較吾爲優，於是有請守常代替吾職之動議。時校長爲蔡子民，學長陳獨秀，兩君皆推重守常，當然一說即行。又守常先充圖書館主任，而後爲教授，還有一段可笑之回憶。蓋守常雖學問優長，其時實至而聲不至，北大同僚，皆擅有歐美大學之鍍金品質，獨守常無有，淺薄者流，致不免以樊噲視守常。時北京民主運動正在萌芽，守常志在得北大一席，以便發蹤指示，初於位分之高低，同事不合理之情緒，了不厝意。由今觀之，守常一入北大，比於臨淮治軍，旌旗變色，自後凡全

國趨向民主之一舉一動，從五四說起，幾無不唯守常之馬首是瞻，何也？守常北方之強，其誠摯性之感人深也。

一九一九年，吾以廣東護法而南下，故五四運動時，吾乃不在北京，其後余留滯於南者達四五年，行事因不與守常相接。迄廣東失敗，吾遊歐洲一番，折回北京，則一九二二三年之交，守常已赫然一變而為共產黨人矣。守常則時以共產主義向吾啓示，並約吾共同奮鬥，然吾之賦性，最為守常所了解，相視而莫逆者，則吾實乃一個性特重，不適宜於羣衆運動之人也。當年孫黃在東京形造同盟會，吾與情好極篤，而未嘗參與此事，守常澈底知之。越飛來京，守常約吾在東交民巷見面，所談俱極融洽，當時吾並不覺身非共產黨人，發言宜多所避忌。越二年為一九二五年，吾以反對曹錕賄選，參加段執政內閣，守常似不謂然，而亦未顯加阻止。所可怪者，時守常與吾見面殊罕，而其與吾家屬之關係反日密，吾方寓東城魏家胡同，守常每星期輒二三至。吾之三子，皆拜在守常門下，受政治課；守常之大女兒星華，亦依吾妻吳弱男為義女；守常夫人及他兒女均不斷來魏家胡同，飲食談笑，直不啻一家骨肉然也。余妻曾述守常語見告：「行殿沈溺太深，吾不能救，獨吾何

能卸却保護其家屬之責任？」他友告余，亦親聞守常吐露斯言。傷哉守常！我老而無似，誠媿對此宅心長厚之良友已！

當張作霖爲大元帥時，受帝國主義之唆使，蓄意搜俄使館，對守常不利。楊哲子先從汪伯唐所得此訊，急走告吾，吾謂吾妻：「竊恐守常不肯趨避。」已而果然。蓋共產黨之萃集俄使館者，約百三十餘人，守常聞訊遣，去百許，獨二十餘人堅守不動。或曰：「欲走而未及走也。」然惡耗醞釀，亘四五日，欲走則走走耳，無來不及理，守常及同輩二十餘人執意成仁，於斯益可信。此時吾曾爲守常事晤楊鄰葛，反覆討論甚久，以鄰葛之悍，亦爲之浩歎不置，並恨其無法相救，其時帝國主義之慘毒，蓋可知也！次溪謂守常身後，凡營葬，募款諸事，余妻曾爲出力，意不過是尋常風義，然次溪視寒家與守常之交誼，豈尋常風義所可限哉！余妻現不在北京；吾次兒章用天才卓犖，精通哲理，爲守常所篤愛，於抗戰時期，在浙江大學積勞化去；昨星華偕其婿賈芝來謁，互談身世，相與慨歎，守常之同舍生王成伯亦來談，今吾爲次溪作序，因不忍再加緘續，擲筆憮然！

章士釗 一九五一年八月在北京

張序

守常先生與我關係的親切，許多還活着的朋友，當都知道。

很有些朋友常稱道他在五四前後，曾怎樣地力為我延譽。

在他初到北京大學時，不論在北大圖書館務上，或者在社會活動上，他都是視我為左右手的。至少我曾在兩次暑假裏代理他的圖書館主任職務，因為他照例夏天要回鄉入山。

因為這種情形，所以守常先生之遭難，不但是國家人民革命事業的莫大損失，在我私人，也使我失掉了一個最要好的朋友，一個益友。假使他還活着，對我的幫助，簡直使人不忍想象！

中國過去常好稱揚人為長者，守常先生就真够的上稱為一個長者。

有人稱揚孔子溫良恭儉讓，守常先生，就真可稱得起溫良恭儉讓。

但這些在稱揚守常先生上其實是還不夠的。他實在是於樸實·認真·篤厚·溫和·以外，更有一個勇猛。他的為人為學是樸實的。他的處事是認真的。他的對人

接物是篤厚溫和的。但他還更是革命的；而且在革命思想，革命行動上，更是勇猛，大無畏的。

像這樣一個對國家可以有極大影響的人，當然誰也不能不承認犧牲得可惜。對於殺了一個這樣的人是應該怎樣地痛恨！簡直是張氏之肉不足食也！皇姑屯把他炸死了，簡直是太便宜了他！我有時甚至憤恨，他爲什麼也姓張！張作霖的匪幫殺害了李守常先生以及張抱關等，這就證明他這整個匪幫都要不得！當然，奉軍的茶毒河北人民，至今想來，還是令人髮指的事！

關於我與守常先生共同經過的事，我還可以述說二三件。

民七八年，五四之前，守常先生剛到北大圖書館不久。我也才在北大畢業了一兩年。那時我就已很好書，喜歡圖書館，知道一些圖書館的技術。因此我會一度以助教的名義在圖書館辦事。後來到了民九，我普爲講師，圖書館的事是不辦了，仍然天天長在圖書館主任室裏。那時北大紅樓那兩間房子，就成了整個進步的新運動的中心了。

我記得最清楚的：在五四以前，領導新思想運動的刊物，新青年以外，就是每

遇評論。這個刊物，就是民七（一九一八年）初冬，我同他在那兩間屋子裏談出來的，成功之後，開始也是由他與我主辦，由宣外大街的北京晨報承印。我記得清清楚楚！在創刊的前一夜，我同他曾親自到報館裏去校對。等到校完了，看了大樣，印出來兩張之後，那時天已四點，每人拿著一張，徒步進順治門回家，真是說不出來的高興！那時他住在宣內回回營，而我住在十八半截南半壁街。

民十二年底我從德國經過莫斯科回來之後，一次我會憤憤地同他說：像我們這樣國家，如不能把它改好了，我只有去入外國籍！他却沈着鎮靜地說，還是由我們努力來改罷。不幸，他是中道殒喪了，而我則總是行動趕不上說話。而且就從我那兩句話裏，也充分透露了出來，總有一個消極退却的想頭在我腦子裏作祟。不過，無論如何，不管我個人如何，不管我怎樣地不長進，我們當初所希望的前途，究竟已實現了，所努力的事業，究竟已成功了。國家已成了人民的國家，已完全走上改好的軌道了。我想，假使死而有靈，在九泉之下，守常先生必然是靜穆地含笑罷！

還有一事，大概是在民二十二年，大家在北京爲守常先生舉行公葬。文化界

的一些朋友們都送有輓聯。我也托幾位朋友代辦一副。結果却是兩張白布，除了上下款以外，未着一字。這個無字挽聯，後來朋友們都感覺很好，正表見含蘊不盡，表現出無異憤恨。現在我們是可以暢所欲言了。但我心中所最感到的仍是對於殺死守常先生的制度，殺死守常先生的人的痛恨。此外便只感到我們應該怎樣紀念他。

一般說來，紀念一個最不該死的死者，最要緊的就是：承繼他的遺志；繼續他的事業，發揚他的事業，光大他的事業，其次便只有輯印他的為一種心血所集的著作，紀述他的事蹟。

這樣，便可講到這本書與其作者。

次溪先生的能著書，真使我佩服。他的著作之多，搜羅之廣，舉足以驚人。常說，「著作等身」，他就稱得起這四個字。他的為人，為學，著書，都是樸實忠直的。因此，我相信，凡這本書中所記載必無不可以信賴的。

同時我更相信，由這本書，一定會有更多的人更進一步地了解了李守常先生，一定會有更多的人聞風而興起，一定會有更多的人起而更積極奮發地參加革命。這樣，次溪寫這本書的初心，也就可說已經圓滿得達了。

張嶽年 一九五一年七月十日上午

弱男同志惠存



李大釗敬贈

一九五一年夏調章行嚴師於東城見案頭懸李大釗先生一九二零年正月遺像一幀為李先生親筆題字以贈吳弱男夫人者極為可珍因借歸製版以廣流傳

一九五一年八月張次溪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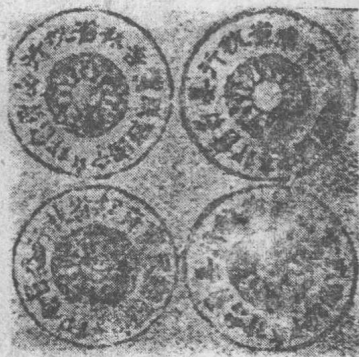


上圖左方爲李大釗先生留學日本時留影右方爲臨難時留影下圖
爲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八日下午絞決時在北京正陽門內西交民
巷京師看守所門外探視慰問之羣衆 一九五一年八月張次溪記



上圖自左而右爲楊景山、李昆、譚祖堯、姚彥、鄧文輝、謝伯俞、
下圖中立者爲李大釗先生左爲張挹蘭右爲路友于均係一九二七年四
月蒙難時留影

一九五一年八月張次溪記



一九二七年四月六日中國共產黨北方區北京地委會被毀時所檢出之
各項印章留影

一九五一年八月張次溪記

李大釗先生傳目錄

第一章	幼年時代與求學時代	一	二
第二章	領導反袁盜國運動	三	六
第三章	領導五四運動	六	一七
第四章	領導青年走向馬克思主義之路	一七	二四
第五章	領導和組織民族統一戰線	二四	二七
第六章	領導二七罷工運動	二七	三四
第七章	在被捕時期與敵人鬥爭的情況	三四	五一
第八章	領導關稅自主運動	五一	五四
第九章	領導三一八運動	五四	六三
第十章	遇難前後	六三	八四
第十一章	公葬時人民哀悼的情況	八五	八七
第十二章	李先生著述年表	八八	一〇四